

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,要求地域性,正能量,主旋律,原创。不拒草根,不唯名家,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:lswbsh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我的父亲母亲

母亲与猫

□廉涛

大约是在2000年秋日的一个周末,我从西安回至老家看望母亲。以往只要母亲知道我回家,就会早早在村口的桥头上等我,但这次我进了村东头,也没看见村西头桥头上那熟悉的身影。我疾步走进院门,只见母亲坐在屋前的石墩上,怀里抱着那只大花猫,一动不动。待我走到母亲跟前,见她双眸里浸满了泪水。我连忙问:“妈,咋了?”母亲顿时眼泪夺眶而出。我见她怀里的大花猫双目紧闭,又问:“猫病了?”母亲轻声说:“走了,走了……”我这才意识到,是大花猫死了。我摸了摸大花猫,身上还有一息尚存的体温。

母亲说大花猫是两个小时前走的,是老死的。早上她给大花猫泡好了馍馍,不见它吃,到院子一看,发现它在梨树下静静地躺着。

母亲养大花猫约有十几个年头了。父亲走后,大花猫更成了母亲日常唯一的陪伴。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喂给它吃,我从西安带回家孝敬她老人家的腊汁牛肉、鱼干、罐头、酸奶等,我一走,母亲就把大部分都喂了大花猫,把它养得像条小狗一样壮实。大花猫有着灰白相间、如同丝绸般细腻的毛皮,轻轻摇曳着细长的尾巴,走起来姿态优雅,尤其是瞳孔中闪烁着的神秘光芒,谁见谁爱。大花猫和母亲总是形影不离,母亲坐着,它便蹲在母亲身边,明亮而富有表情的眼睛一直盯着与母亲说话的人,像一个忠诚的卫士。母亲起身干活,它便如影随行。

说来也怪,我每次回老家,大花猫晚上都会静静地躺在我旁边,似乎知道我又给它带回了美食。起初,我并不习惯,生怕睡着时它突然用爪子挠我,但它却从来没有冒犯过我,这让我相信,猫是通人性的。

若干年后,每当想起这些,我在想,当年母亲是不是有意培养我画画呢?可惜我没有那个天分。

大花猫的突然离去,对母亲来说,无异于亲人离去。我对母亲说:“已经死了,就埋了吧。”母亲起身抱着大花猫在前后院转来转去,不肯将它给我。我说要不埋在前院的梨树下,母亲想了会儿说:“还是埋在后院外的菜地里,不然我看不见梨树就受不了。”我在菜地里挖好坑,回家从母亲怀里抱猫,母亲还是不肯放手,说是要去看看坑挖的咋样。站在坑旁,母亲让我抱好猫,她用小铲子把坑扩大了许多,把底部和周围铲得平平的,像是在盖一座宏伟的建筑,然后从口袋掏出一块白布,一半铺在坑底,然后把猫放在了白布上,用手摸了摸大花猫的头,又反复捋了捋它的毛,将白布另一半盖在了它身上。母亲静静地看着大花猫,凝视良久,对我说:“埋吧,用面对面土,不要用大胡基(关中话,指比较大的土块)。”然后起身回家了。

第二天早上,母亲给家人做好了饭,照例给大花猫吃的碗里也盛好饭,自己却没吃一口。

从那以后,我便特别理解人与动物之间那种,有时连人与人都很难超越的情感。

再过二十天,就是母亲十周年忌日,谨以此文怀念我至亲至爱的母亲。

这些年,我一直惦记着去“雪乡”看一看。毕竟是黑龙江人嘛,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没去过雪乡,如同法国人没到过凯旋门一样。那是终生的遗憾,是永远的跌份。然苍天不负有心人,恰好寄来了一个参加“论坛”的机会,阿弥陀佛,终于可以去雪乡了。

雪乡

□阿成

“雪乡”这个名字源自一帧摄影家的作品之名。因这个名字太名副其实,太有个性与特色了,于是流传之中,久而久之,没有人再叫它的原名“双峰林场”,都称它“雪乡”了。

例行的“论坛”之后,我便踏上了去雪乡的路。途中过一小镇。小镇虽不大,但颇具地方风情,飘着红穗穗儿“幌子”的小馆子,挂着如“小河鱼”“脊骨酸菜”“杂碎火锅”之类的招牌,看上去非常馋人,让人冲动。什么叫“杂碎火锅”呢?往深里一想,乐了,原来“杂”是“转”的意思,打冰尜儿,抽冰尜儿,不就是可以转的“尜儿火锅”么?当然,外地人就不见得懂得其中的奥妙了。行色匆匆,收回妙想,继续前行。

中巴依山而转。车外的温度为零下30摄氏度,冻脚了——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冻脚了,这回又冻一回,很感动,往事一下子涌进脑海,像在肚子里打翻了五味瓶。车上有两个上海人,冻得像两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稻草人(现在你该明白,这里的人为什么热爱喝白酒了吧?御寒哪。外地人来了,也同样要喝上两口暖暖身子的)。但是,这两个上海人却说,“这里绝对是旅游胜地!绝对!”都冻得淌鼻涕了,还大赞胜地。足见此地之魅力。

一路的白桦树,一路的冰河,一路的大烟儿泡,心里幸福地“骂”了一道儿,这可真美呀。我为黑龙江,为雪乡而感到自豪。

雪乡终于到了。天老爷,这儿怎么这么大的雪哟,大雪几乎把小镇上所有的民房都淹没了,雪最深处可以没腰——人走到那里得像棕熊一样“泳”在雪海里。那么,这里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雪呢?有文化的人告诉大家,是日本海的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空气在雪乡附近交汇,这种地形特殊的小山区容易形成丰沛的降雪,形成了中国最大的雪乡。又说,雪乡虽然方圆不大但弥足珍贵。

大家微语

极简

□安频

●有些人喜欢纷繁复杂,殊不知最后大概率都会成为包袱,会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世间的真谛是极简。你看中国传统山水画,一白一黑,气象万千。最妙的烹饪则是简单的盐、油、食材的组合,那

些“科技与狠活”只会增加肾脏的负担。

●极简是一种淡泊,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,也是与浮华世界的完美分离。

2024.3.2 星期六 编辑 李傲 美编 丁锐

谈天说地

端庄是美之美

□刘诚龙

曾经也是追剧人。乡里放电影,是一个村一个村巡着放,我们是一个村一个村地追着看。曾记得看《烈火中永生》,看到江姐将赴刑场,死神迫在眉睫,步步紧逼,江姐与狱友们从容不迫绣红旗,一针一线,都是一丝不苟。一个人面临生死考验,可以这么沉静与镇定。

更看到一个细节,江姐绣完红旗,换上旗袍,用手轻拍旗袍的褶皱。少年不懂如何来形容江姐的动作,只是被这般美震撼了、迷住了,呼吸都屏住了。现在想来,镇住我的,是革命气概吧,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;迷住我的,是女性气质吧,“收和颜而静志兮,申礼防以自持”。一个和字,一个静字,一个持字,描述古典女子的词语,用在江姐身上,不违和。庄重,静穆,婉慧,自矜,江姐征服人的动人力量来自于此。

也曾看到一群美女旗袍走秀。艳阳之下,荷池之中,一队美女,金钗银钗二三十钗,袅袅娜娜,款款摆摆,荷田从里演绎节目。因为身子一直紧绷,夏日阳光一直紧照,旗袍美女们走到后台,原形毕露,有大呼热死了的,有小叫累翻了的,更有几个美女,直挺挺倒在沙发上,笔挺挺的旗袍,都皱巴巴的了。

却有一个美女,肤色不是特别白,脸庞不是特别美,一个人笃笃悠悠,走在最后。后台挤满了美女,她就站在檐下,但见她掏出手帕,轻摇夏风,不言不语,脸笑嘴笑。俄而,有人给她搬来竹背靠椅,她却不躺,抹了一下旗袍,双腿收敛,笑眯眯侧身而坐,果然是:瑰姿艳逸,仪静体闲。

这就是端庄吧。

端庄是:坐姿不偏不倚,行姿不疾不徐,情态不急不躁,待人不浓不淡,处事不矜不伐,吃苦中苦不屈不挠,居人上人不卑不亢。端庄美女,身外世界不一定岁月安好,端庄美女,内心宇宙必然是云淡风轻。她始终以淑女其姿,坐看云起;始终以静女其态,但看花落。

端庄,以静为外观,以贞(正)为内求,她坐她行,她举她止,她言她语,她手她足,有一般镇人之力,有一股摄人之神,好汉见之,生敬;恶汉见之,生畏。

端庄美女,不拒人于千里之外,她也是满有亲和力的,她对你不太设防,你对她也不用设防;端庄美女,定拒人于百米之外,她不会胡抛媚眼,诱人,她不会乱送秋波,惑人;丹唇轻启笑吟吟,粉面含春威凛凛,其桃花脸上,或存三月春风,其杏花眼里,却是凛然秋意。端庄,不是春花为艳,端庄,正是秋水为神。端庄人不是无情,她是“一半儿端相,一半儿掩”。

与活泼美女比,端庄美女或少了一份青春活力;与活泼美女比,端庄美女更多了一份成熟风韵。端庄美女,是温婉的、成熟的、雅致的、严谨的、贞静的、清洁的。她理解人,她也理解自己;她尊重人,她也尊重自己;她不害人,她也不让人害自己;她不媚人,也不太媚自己。

各色美女,各有各态,各擅各美,美美与共。泼辣型的、撒娇型的、时尚型的、汉子型的。什么型美女最美?张潮《幽梦影》所描述美之美女,美女之美中美,正是端庄型的:“所谓美者,以花为貌、以鸟为声、以月为神、以柳为态、以玉为骨、以冰雪为肤、以秋水为姿、以诗词为心。”